



聲鼓 曼特惠



琴鼓 吳時忠

惠特曼詩集

鼓聲

屠岸譯

麥桿插圖

青銅出版社

版 權 所 有

作 者 瓦 特 惠 特 曼

譯 者 屠 岸

插 圖 作 者 麥 桿

刊 行 者 青 銅 出 版 社

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初 版



「鼓聲」目錄

頁數

一・有一個孩子向前走去.....	一
二・更進一步.....	五
三・給異邦.....	七
四・我聽見亞美利加在歌唱.....	八
五・將來的詩人們呵.....	九
六・給你.....	一〇
七・我們兩個——我們被愚弄了多久.....	一一
八・亞當，在一天清早.....	一三
九・一支歌.....	一四
一〇・當我在一天終結的時候聽到.....	一六
一一・給一個不相識者.....	一八
一二・我聽見有人控告我.....	一九
一三・我們兩個孩子在一起依附着.....	二〇

一四・土地！我底化身！.....	二一
一五・我在夢裏夢見.....	二二
一六・緊靠地碗泊着的，永恆的，哦，愛！.....	二三
一七・給一個普通妓女.....	二四
一八・起程的船.....	二五
一九・開路者們！哦，開路者們！.....	二六
二〇・田園畫.....	二五
二一・母親和嬰兒.....	二六
二二・鼗鼓聲.....	三七
二三・一八六一年.....	四二
二四・鼓啊！鼓啊！鼗鼓！.....	四四
二五・滿是船隻的城市.....	四六
二六・跨越淺津的騎兵隊.....	四八
二七・山腰上的露營.....	四九
二八・行進的軍團.....	五〇
二九・在露營地斷續的火燄邊.....	五一

三〇・從田地裏走過來啊，父親……………	五二
三一・有一夜我在野戰場上担当奇異的守衛……………	五五
三二・戰場上的一個景象，在灰暗的破曉……………	五七
三三・當我辛苦地流浪在佛其尼亞底樹林中……………	五九
三四・戰士底種族……………	六〇
三五・哦，面孔晒黑了草原上的孩子呵……………	六一
三六・向下看呀，美麗的月亮呵……………	六二
三七・哦，船長！我底船長！……………	六三
三八・今天，戰場靜下來吧……………	六五
三九・火炬……………	六七
四〇・我聽見你，莊嚴而可愛的風琴底吟奏呵……………	六八
四一・我歌唱一個人底『自己』……………	六九
四二・眼淚……………	七〇
四三・賽跑者……………	七一
四四・最後的祈願……………	七二
四五・上帝們……………	七三

四六・夜裏，在海邊·····	七六
四七・滑過一切·····	七九
四八・向軍旗敬禮的黑種婦人·····	八〇
四九・別戰士·····	八二
五〇・雙鷹底嬉戲·····	八四
五一・一個清澈的午夜·····	八五
五二・鐘聲底哭泣·····	八六
附錄一：惠特曼小傳·····	八七
附錄二：『現代文庫』本『草葉集』序（美·卡爾·桑德堡作）·····	八八
附錄三：論介紹惠特曼（譯者）·····	九九
譯后記·····	一二

有一個孩子向前走去

有一個孩子逐日向前走去；

他看見最初的東西，他就傾向那東西；

於是那東西就變成了他底一部分，在那一天，或在那一天底某一部分，或繼續了好幾年，或好幾年結成的伸展着的好幾個時代。

早開的紫丁香變成了這孩子底一部分，

還有草，白色和紅色的牽牛花，白色和紅色的苜蓿花，和麥比鳥的歌，

還有三月里的羔羊，母豬生的一胎淡紅色的柔弱的小豬，牝馬生的小馬，母牛生的小牛，

還有在欄里的、或者在池邊的泥沼旁的一胎喧噪的小動物，

還有魚兒，把自己有趣地懸在水中——和美麗的有趣的小流水，

還有水生植物，生着優美的平頂——這一切都變成了他底一部分。

四月和五月里的田里的嫩芽變成了他底一部分；

冬穀底苗，淡黃的穀底苗，園中供食用的植物底根，

還有開滿了花朵的蘋果樹，接着是蘋果，漿果，和路邊最普通的莠草；

還有年老的酒醉者，方才從酒店底外屋起身，蹣跚地回家，

還有女教師，在路上向學校走去，

還有和睦的男孩子們，在路上——和吵架的男孩子們，

還有整齊的、面頰紅噴噴的女孩子們——和赤腳的黑種的男孩和女孩，

還有他曾到過的一切城市和鄉村底一切變動。

他自己底雙親，

保護他的父親，和在肚子裏孕育而誕生了他的母親，

他們自己所給予這孩子的，比之上面那些更多；

此后他們每天都有東西給予這孩子——他們變成了他底一部分。

母親，在家中，靜悄悄地把菜盆子放在晚餐桌上；

母親，說着溫和的話——把孩子底帽子和衣服弄乾淨，有健康的氣息從她底身上和衣服上散

出來，當她走過的時候；

父親，強健的，自足的，男子氣的，卑劣的，易怒的，不公平的；

鞭打，急促而高聲的話，嚴厲的契約，狡猾的誘引，

家庭的習俗，言辭，交際，傢具——渴念着的，膨脹着的心，

不會被否定的愛情——對於真實的事物的感覺——唯恐最後會證實它爲不真的顧慮，

白天底懷疑和夜晚底懷疑——那古怪的究竟和怎樣，

那事物雖然表現着如此，但究竟是否如此，或者，那是否全是光和點？

在街道上緊緊地擠着的男人和女人——假使他們不是光和點，他們是什麼？

那街道本身，房屋底正面，窗中的貨物，

車輛，拉車的聯獸——鋪着厚板的碼頭——擺渡處底巨闊的水面，

日落時遠遠地看得見的、高原上的村莊——流過其間的河道，

陰影，光圈，和煙霞，落在白色或棕色的屋頂和屋翼上的光，離這兒三哩路遠，

附近的縱帆船，瞋睡地隨着潮水流下——在尾部鬆弛地曳着緯繩的小船，

匆忙地向前滾旋着的波濤，轉眼就迸散的浪峯，拍擊着，

層層的彩雲，栗色底長條，獨自孤零零地在遠處——有它不動地躺在其中的純潔性底廣袤，

地平線底際極，飛着的海鷗，鹹水沼和岸邊濕泥底香氣；

這此都變成了那孩子底一部分，而他，又逐日向前走去，他現在還在走，而且要永遠地逐日

向前走去。

(一八五五年)

【註①】聯歌，原文作^{うた}，係屬於一輛車子上的二頭或二頭以上的馬或驢或騾或牛。

更進一步

誰去得更遠？看呵！我不是去得更遠！

誰是公正的？我將是世界上最公正的人；

誰是最謹慎的？我將更謹慎；

誰是最快樂的？哦，我想那正是我！我想從沒有人會比我更快樂了；

誰浪費了一切？我不斷地浪費着我所有的最好的東西；

誰是最堅定的？我將更堅定；

誰是最驕傲的？我想我有理由做活着的人子中之最驕傲者——我是健壯的、高頂的城市中的人子；

誰是大胆而忠實的？我將是天地間最大胆最忠實的人；

誰是仁慈的？我將比別的一切人獻出更多的仁慈；

誰曾經放射出美麗的言詞、經歷了最悠久的時間？我不是賽過了他嗎？我沒有說出那將伸展過更悠久的時間的言詞嗎？

誰曾經接受多數的朋友底愛？我知道去接受許多朋友底熱烈的愛是什麼味兒；

誰有一個完美的、被迷醉了的身體！我不相信誰有一個比我底身體更完美或更被迷醉了的身體；

誰作着最豐美的思想！我將圍繞這樣的思想；

誰創造過適宜於地球的頌詩！我正瘋狂於吞食壯歡，以便創造快活的頌詩給全地球！

（一八五六年）

給異邦

我聽說你們要求一些東西來說明新大陸這個謎，
來給亞美利加以定義，給她競技的德謨克拉西以定義；
所以我就把我底詩送給你們，因為你們可以從其中看到你們所要知道的東西。

（一八六〇年）

我聽見亞美利加在歌唱

我聽見亞美利加在歌唱，我聽見各種不同的頌歌；

每個機械工人唱着那正應該是他自己底活潑而有力的歌；

木匠在量他底厚板或橫樑的時候唱着他底歌，

泥水匠在預備工作或做完了工作的時候唱着他底歌；

船夫在船上唱着屬於他的歌，擦甲板的也在輪船的甲板上唱；

鞋匠坐在他底長凳上唱，帽匠站着唱；

伐木人底歌，耕田孩子底歌，在早晨趕路的時候唱，或者在中午歇腳的時候唱，或者在日落的時候唱；

母親底美好的歌聲，或是忙碌的年青的妻子底歌聲，或是在縫紉或洗衣的女孩底歌聲；每一個人唱着屬於他或她而不屬於別人的歌；

在白天，唱着屬於白天的——在夜晚，那強健的、友善的年青人底集團，

張開嘴巴唱着他們底強烈而又和諧的歌。

(一八六〇年)